

劳动者书写 书写劳动者

马忠



与庄子同游万物

宁志荣

近几年，反复阅读《庄子》，我对庄子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人们总是把庄子和老子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其实，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谬悠荒唐、恣纵无崖、磅礴无形，真可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具有庞大的体系和驳杂毕罗的大境界，远非老子的思想能够遮掩的。

虽然庄子要逍遥游，要望洋兴叹，要鲲鹏展翅，要万物与我同存，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不是一个超然出尘的人，不是一个甘心遁迹山林的人，他关心天下苍生，心系国家大事，研究先秦各家学说，看似贬低儒家思想，实则推崇儒家精神，尤其是书中多次提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他应当是融道家儒家思想为一体的伟大的思想家。

在战国时期列国争雄、硝烟弥漫、百家争鸣、礼崩乐坏的年代，庄子超尘拔俗、潇洒出尘，只满足于过一种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他不屑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争宠受禄，不愿汲汲于达官贵人之中锦衣玉食，也不愿与当世百家争名夺利，他如鲲鹏扶摇而上九万里，俯视蜗与学鸠在榆枋间的讥笑；他是智慧超群的思想者，垂教于濠水之上，谈笑鱼之乐和己之乐；他是思维超凡想象奇特的智者，梦见了翩翩起舞的蝴蝶，感叹不已，随之而有“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感悟；他是忧国忧民关心天下苍生福祉的仁人，痛斥列国战争，生灵涂炭，给百姓带来水深火热的艰难生活；他是博学多才、学富五车、精通百科知识的学者，站在当时历史的制高点，统览百家学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成一家学说。

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汪洋恣肆，涉及许多门类的知识。庄子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第一，他丰富和完善了老子的道的思想，认为道无形无色，无声无味，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第二，他提出了“同一”思想，宇宙之初是混沌、芴漠、空无的，万物皆来源于一，他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第三，他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第四，他提出了内圣外王的理想。第五，他关注人性，呼唤真正的人，指斥仁义礼仪对于人性的束缚和压制。庄子的思想对于后世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禅宗思想，都有重要的贡献，对于他之后的历代许多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庄子是伟大的文学家，具有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情怀。他的文章想象丰富诡谲，思维独特出奇，语言奇崛突兀，构思异想天开；庄子的文笔汪洋恣肆，气势波澜壮阔，寓真于荒诞，寄哲理于玄奥；庄子承接千载，心游万仞，妙笔生花，下笔如神，善于运用夸张、比拟、寓言、对比等手法，用文字构筑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将我们带进了无比美妙的境界。譬如，他描述的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故事；他通过寓言故事揭示生活的真谛，“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他与惠子在濠水旁探讨鱼之乐和我之乐的故事；他描写的庖丁解牛时从心所欲、游刃有余的故事；他讲述的养猴人和猴子之间的朝三暮四的故事；他离开世界时，弟子们提出厚葬他，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送賵。吾葬具岂不备邪？”等等，成为文学经典，丰富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宝库，对于汉语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庄子是有开创性贡献的养生家，他的著作里有关养生的论述对后世颇有影响。庄子的思想中包含了古老的东方智慧和中医学思想。庄子道：“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明清思想家王夫之从道家养生呼吸吐纳的角度对庄子的思想进行解释，其《庄子解》道：“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督者居静，而不倚于左右，有脉之位，而无形质也。”因此，“缘督以为经”指的是行气，是人们通过修炼而达到的打通任督二脉的养生目的。庄子道：“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之所好也。”意思是通过调整呼吸，吐故纳新，并且像熊攀爬在树上，将身体悬挂起来，又如鸟在天空飞翔时伸展双脚，就可以起到健身的目的。郭沫若对此解释道：“那种的工夫，在古时候人被称为熊经鸟申，直译出来是说老熊攀颈，鸡公司晨，意译出来就是深呼吸。”相传，三国时的名医华佗在《庄子》“熊经鸟申”的基础上创编了“五禽戏”。庄子又道：“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总而言之，庄子的养生理论对于古代的中医和养生学都有巨大贡献。

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古代政治家和历代文人的推崇。唐玄宗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将《庄子》一书命名为《南华真经》；宋代徽宗皇帝封庄子为微妙玄通真君。白居易赞庄子道：“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凤终较胜蛇虫。”（《读庄子》）王安石赞庄子道：“清燕新诗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庭下早知闲木索，坐间遥想御丝桐。飘然一往何时得，俯仰尘沙欲作翁。”（《蒙城清燕堂》）明代学者徐渭赞庄子道：“庄周轻生死，旷达古无比。何为数论量，死生反大事？乃知无言者，莫得窥其际。身没名不传，此中有高士。”（《读庄子》）闻一多认为：“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开始的。”郭沫若道：“秦汉以来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以思想家而兼文学家的人，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鲁迅与庄子》）庄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笔者在重读和参阅前人、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下大量读书心得和感悟，出版了《谈庄子》（北岳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一书。期望读者能够通过我的解读，一窥庄子思想的精髓，发掘庄子的丰富思想价值。

平、符号化的形象，而是有思想、有情绪、有追求、有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个体。劳动者自我书写，已经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新现象、新潮流、新力量。

虽然涌现出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活着就是冲天一喊》《我在北京送快递》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但站在新大众文艺的角度看，当下劳动者文学还存在明显的短板：一是劳动者自发写的东西很丰富，但大多零散、碎片化，停留在随笔、日记的层面，真实有余、深度不足，很难形成有影响力的作品。二是专业作家和劳动者书写各写各的，很多专业创作还盯着传统体力劳动者，对工程师、AI训练师、数字创意这些新型劳动者基本没怎么写。三是题材跟不上时代，大家印象里的劳动还是汗水、辛苦，可今天的劳动相当一部分已经是科技、创新、智造，文学叙事还没跟上，导致新型劳动者“有生活、没文学”。

四是新大众文艺的普惠价值没发挥出来，大量民间书写缺少平台扶持和专业引导，自生自灭，没能变成大家共享的文化财富。

面向未来，劳动者文学不能只停留在“自己写自己”，而应走向“大众共享时代”，作家走进一线，文学照亮劳动”。我们要珍视劳动者的自发书写，夯实新大众文艺的根基；鼓励专业作家深入新质生产力现场，帮助提升文学品质；重构叙事视角，聚焦新型劳动者，让文学跟上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搭建公共平台，让劳动者文学从小众走向大众，成为扎根时代的主流力量，让每一份劳动都被看见、被书写、被铭记。



写诗就是写自己

杨丕梁



作者介绍：杨丕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八届全委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晋中分会主任、晋中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诗集《飞翔的叶子》《红马》《杨丕梁诗歌精选》《时间黄金》、散文集《心弦上的眺望》等。曾获晋中文学奖、《黄河》年度文学奖、《山西文学》双年度文学奖等。《时间黄金》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

我承认，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是诗歌，给我的梦想插上了翅膀。某种意义上，写诗就是写自己，所以，写诗与人的生命状态有很大关系。诗歌是价值观，也是人生观，是诗歌让我静下心来，学会了风轻云淡，学会了与自己和解，学会了在众声喧哗中抽身而去。《时间黄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中占比很大一部分的诗歌，都带有我的个人生活气息，是我的生命体验，是我生活的镜像和影子，它们带有我的体温和呼吸。

从1986年发表第一首诗算起，我写诗已有40个年头。对于写诗，我有着骨子里的喜欢和痴迷。我很享受写诗的过程，40年的陪伴和成长，诗歌已成为我一生的知己和亲人。还记得我最早发表的诗歌题目是《高原上的风》，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也是第一次拿到稿费，也许从那时起，诗歌就嵌入了我生命的肌理，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后来大学毕业，当教师，当记者，直至进入党政机关，辗转多个部门，在工作、生活和写作三个频道不停地切换，我是那样真切而强烈地感受着“时间”的金贵，藉此我也写下了“金黄的时间，在树叶上一闪一闪”“冬天在一朵朵雪花上奔跑”“时光停歇在秋叶之上”这样的诗句。在时间的赛道上，与诗歌一次次邂逅和拥抱，是多么舒心 and 惬意。

在若干年里，诗歌就像是我的地下情人，职场上鲜有人知我是一名作家、一名诗人，写作圈里也很少有人谈及我的职业和身份。曾经有朋友对我说，如果你不做行政工作，写作的成就一定会比现在大得多。可谁又知道呢！一切都未可知，谁也无法预测自己的未

散文的边界

傅菲

对于一名散文写作者来说，散文的边界由自己对文本认知的深度所决定，而不是散文本身的边界所决定。散文本身没有边界。伟大的散文写作者，百无禁忌。

通常所谓“探索散文的边界”，实际上，是指不断地汲取其他文体的营养，并引入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以打破套在散文身上的锁链，释放散文潜藏的文本潜能，产生更大的辐射，并产生更大的审美价值，使得文本更加饱满，承载的内容更具深度和广度。

在当代，散文经历了重大的文体变革，（窃以为）是各种文体中变革最大的一种。散文写作越来越专业化（也许终有一天会走入死胡同，也许别有一方天地），在美学和技术层面，设置了更高的难度（所谓的门槛）。这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其一，是工业化时代进入叙事时代，并非抒情

时代。叙述难度高于抒情难度。仅仅是抒情，无法回应时代的现实。其二，是散文写作引入了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如小说的人物塑造，如诗歌的节奏，如戏曲的场景应用，等等。其三，是刊物提取了丰富的优质样本，对写作者起了导流的作用。

任何一种文体都需要变革。没有变革，就不会产生新力量。假如当代小说家还在写章回小说、当代诗人还在写古体诗，对于时代而言，文本探索的意义就消失了，因为审美落后于时代。

任何一种文体都具备时代特征。



有温度地抵达现实

《太阳离弦》读后

苏艳玲

去年，杨遥老师曾打来电话，问有没有时间，看看他的新作《太阳离弦》（《十月》2025年第6期），也提点意见。尽管笔者喜欢读小说，也学习着写小说，很清楚小说是虚构的艺术，颇有趣的是，读杨遥近年的小说，却总喜欢对号入座，把小说里的“我”，或者不是“我”的某某，想象成杨遥本人。或许，是因为他诸多小说的“种子”，往往植根于身边人、身边事，那些仿佛信手拈来的故事、精准入微的细节，极具代入感，使读者不知不觉“入局”，把一个虚构的故事混同于他正在经历或感受到的真实生活。也或许，这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智慧，唯其如此，故事里的人和事，那些感动、意外、震惊或隐秘的伤口，才更真实可感，更直击人心。

《太阳离弦》里的赵小平，无论求学与从教经历，还是对文学的追求，以及被文学改变的人生，都与作者如此吻合，把它当作自传性质的小说，也便情有可原。然而，《太阳离弦》绝不仅仅是一名或一些“小镇做题家”的个人成长史，而是渗透了作家对人性与道德、爱情与婚姻、社会与时代的深刻思考的心血力作。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采用双名叙事一样，杨遥也设置了另一条人物线：赵小平的表哥，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魄力、有担当的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两条线的交织、平行乃至背背而行，拓宽了小说的疆域。社会在加速转型，命运之手抚过每一个人，当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当失落与伤痛在所难免，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小说里的人物在思索、读者也在思索。

苏童说，最好的散文和小说，都给人一种突袭感。读杨遥的小说，总是猝不及防地就被击中。带着同样的期待，走进《太阳离弦》，走进1995年7月8日，那个承上启下的时间点。赵小平和他的同学正经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高考。可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似乎没有太多焦虑，点燃他们兴奋点的，居然是一场悄然策划的通宵录像。这项当年风靡城乡的大众娱乐，连同郑智化的《水手》《星星点灯》等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构成一个时代的背景符号。时代列车正缓缓驶来，将载着他们，各奔东西。但那个异常闷热的夏夜，他们沉浸在别人的剧本里，浑然不觉。多年后，他们人到中年，拥有了各自悲欢交集的人生。赵小平定居省城，酷爱的文学变成职业，可莫名其妙地，他会忧伤和惆怅。最终，他主动请缨，回到乡村脱贫攻坚现场。某个夜晚，当他推开一扇门，令他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年迈的老人与留守的孙子正抱着手机，兴致勃勃地刷视频。行文至此，戛然而止，期待中的突袭感，却奔涌而至。

现实是文学创作的支点。作家如何表现现实？作为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杨遥并不回避现实的矛盾和黑暗，但又主张，作家不应只挖掘社会的黑暗，“而是要让在现实中绝望的人们从文学中获得一块庇护之地”。因而，他深情地写道：“那些亟待改变的事物终将发生改变，但需要每个人的努力。”是的，万物皆有裂痕，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唯有努力，才能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而“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杨遥坦言，他的小说写出来后，上小学的女儿常常是第一位读者。“第一读者”视角没有成为他写作的束缚，但读他的小说，确实感受到某种道德与文字的“洁癖”，他构思故事、塑造人物，特别是描写女性时，格外“手下留情”。具体到《太阳离弦》，赵小平的母亲，俨然传统的慈母，勤俭度日，无私呵护每一名家人；李丽不是因为好看的皮囊，而是由于学习认真和用功，令同学俞华仰慕；即便白山茶，一位曾被污辱、被伤害的女子，也是敢爱敢恨、泼辣能干。最光彩夺目的，当属赵小平暗恋的女同学张思淼。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件，都能使赵小平“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联想到心上人。这份情愫，令人动容。遗憾的是，颜值和才华兼备的张思淼，事业多舛，情路坎坷。交流感受时，我说出这份心疼。电话那头，杨遥沉思片刻，才悠悠说道：“可生活确实如此。女人的路，往往比男人更难。”正是基于这份体谅和尊重，行走在他文字里的女性，很少咄咄逼人、离经叛道，也不搞性别对立，在尘世的喧嚣中，她们用力生活、用心爱着，她们的爱与哀愁恰如一曲荡气回肠的歌，余味悠长。

看艺术传记电影《聆听山河》，作曲家陈其钢说，艺术创作要坚持自我，因而他“倾听大家的意见，但谁的话也不听”。不由想起杨遥老师和他的《太阳离弦》，小说家杨遥，没有“一意孤行”，而是从内心出发，从文学出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